

## 四十年来的陆川林业

丘懋璇 张振明

陆川地处桂东南，与广东的化州、廉江县相邻，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很适宜林果的生长。全县山地面积132万亩，其中宜林的120万亩，占全县总面积232万亩的51.7%，相当于农业耕地44万亩的2.7倍。充分利用这一土地资源，在陆川是大有潜力、大有作为的。

解放前的陆川林业，大部分属于姓氏房族和私有的山林，以房族和集团为主进行经营，一般都做到有人种有人管。主要树种有松、杉、黎、柯、樟等。生产出来的木材除了在县内销售外，还有大量运往广东销售。

解放后，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林业，为了发展林业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如五十年代我们县在土改时，贯彻中央的“山跟田走、谁种谁有”的政策，促进了我县林业的稳定和发展。六十至七十年代，我县遵照中央指示，

加强党对林业的领导，县、乡、村三级都设置了林业专职的领导，强化森林管护，学株州，大搞造林群众运动，注重造林的质量，建立乡村集体林场，全县林业取得可喜的成绩。一九七二年普查，有林面积达101万亩，绿化程度为71%；“四旁”也基本上植上树；建起乡村集体林场120多个，经营面积20多万亩。八十年代，是我县林业不平凡的时代。一九八〇年至八三年进行林业“三定”，由于方法不大对头，大片林木被毁。1983年底，荒山由35万亩上升到近80万亩。一九八四年，我们认真总结“三定”经验教训，从我县的实际出发，大搞联营造林、工程造林，坚持科学兴林，推广专业户育苗，育苗容器化，适地适树，高山飞播马尾松，深山种杉，低山潮地种湿地松，强化管护，落实造林同时落实护林人员，种一片管一片，成活率和保存率都在90%以上，质量之好，速度之快，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九年，全县人民奋战了五年，我县有林面积达100万亩（包括幼林），绿化程度51%，更为可喜的是新增联营集体林场55

个，使全县集体林场上升到143个，经营面积近60万亩，成为我县的林业骨干力量和支柱。一九九〇年，全县人民奋力拼搏，造林16万多亩，实现了基本消灭宜林荒山，工程造林积累性连起46万亩。湿地松、加勒比松为主的工程林基地，使我县林业向“五化”（项目基地化，育苗容器化，造林工程化，经营林场化，效益商品化）“四统”（林地统一规划，苗木统一培育，造林统一进行管理，统一经营）“三验收”（育苗验收，定植验收，成活验收）和“一承包”（造林科学技术承包）的科学经营之道发展。今年经上级林业部门检查验收，我县率先成为全区第一批灭荒达标县，受到国家林业部和区林业厅的表彰和嘉奖。

建国四十多年来，我县贯彻党的林业政策、法规和措施做了大量工作，促进林业向前发展。但是，40年来我县林业的劫难也是比较多的。第一个劫难是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把全县的山林几乎全部砍光，不论高山矮山，远山近山，一扫而光，连屋背山的“风水林”，社伯公的“迷信树”也不能幸免，这是一次森林

大浩劫。第二次劫难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县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瘫痪，无政府主义泛滥，社会上有些坏人趁机混水摸鱼，偷伐林木，出现严重乱砍乱伐，大片森林被毁。第三次劫难是一九七六年全县开展农业学大寨，大搞开田造地、人造平原，毁林开荒，其结果林木被毁掉，土地被挖坏，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第四个劫难是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四年，我县进行林业“三定”，由于掌握不好，有些群众钻空子，加上木材放开为多渠道经营，木贩子兴风作浪，又遇上县乡村三级党政领导班子大调整，林木曾一度处于无人管理状态，乱砍滥伐风迅猛地在全县范围内刮了起来，生产队把青山卖给木贩子，园盘锯上山，白天黑夜砍树锯板，汽车、拖拉机抢运，短短的二、三年时间，我县生产队一级的林木，大部分被毁掉。以上所说是大的劫难，还有小劫难，那就是乱砍滥伐、盗伐连续不断，很多林木就是被这些“蛀木虫”吃掉的。还有社会上有些人挑起纠纷，侵占哄抢国家、集体林场的林木，这样被毁的林木也不少。此外，还有山火、森林

病虫害，也是严重毁林不可忽视的。

反思历史，我们的未来应该是全党全民进一步加强森林意识，摆正位置，加强领导，依法治林，强化管护，办好各种形式联营林场，从实际出发解决好护林员的报酬，严格林木砍伐审批手续，合理采伐，确保青山常在，在全县基本消灭荒山的基础上，逐步实现针阔叶树混交，使森林生态渐趋良性。逐步配种果树等经济林，藏财于山，藏富于山，办好绿色工厂、绿色银行、绿色水库，使山地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使陆川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作者丘懋璇系陆川县第一届政协主席  
分管林业，张振明系林业局长）

### 陆川县林业三次飞播情况

年	月	飞播区	飞播总面积	每亩播种	其中有效面积	播区面积	年月检查	成效面积	平均每亩	每棵树	平均高
1971	春	15个	313620亩	0.25斤			1990年冬		66株	6.3米	
1985	1	7个	170400亩	0.3斤	134600亩	79%	1990年冬	116200亩	154株	1.65米	
1986	1	11个	163400亩	0.28斤	134900亩		1990年冬	112000亩	150株	1.44米	

# 一九八一年特大洪灾纪实

丘友福

一九八一年六月底至七月，我县受西南低压槽气候环流的影响，连续三次遭受特大洪灾的袭击，连续降大雨时间之长，雨势之猛，雨量之大，范围之广，为害之重，损失之大，都是历史上罕见的。

## 一、三次特大暴雨情况

第一次特大暴雨是从六月二十九日早上开始，至三十日晚上八时止基本结束。据县气象站统计，三十六小时的降雨量为七百二十六毫米，其中二十九日早上八时至三十日早上八时的二十四小时内，降雨量达到六百一十九毫米。根据有关专家分析推算，这次特大暴雨，属陆川三百年一遇，是广西有气象资料记载以来日降雨量超500毫米的三次特大水灾之一。山洪暴发后，九洲江陆城镇的最高水位涨到县政府老干部宿舍（三区）水深70公分，公安

局进水12公分，长河公路路面水深1.5米，良田九洲江大桥桥面过水50公分，米马河水位是高涨到玉陆公路米场段路面水深达二米左右。

第二次特大暴雨，是七月七日至八日中午的一天多时间，全县十一个公社（镇）的降雨量均在一百五十毫米以上，最大的超过二百毫米，县气象站记录为一百五十六毫米。

第三次特大暴雨，是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早上的两天多时间，全县各公社（镇）的降雨量均在二百毫米以上，最多的沙坡公社达五百四十二毫米，还有四个公社降雨量超过三百毫米，县气象站降雨量为二百三十五毫米。

全县从六月二十九日到七月二十八日的三十日内，县气象站统计，降雨天数达到二十三天，日降雨量达到大雨以上标准的就有十二天。全月降雨量达到一千四百七十四毫米，比八〇年全年降雨量一千二百八十七毫米还多一百八十七毫米。其中三次特大暴雨的降雨量为一千一百一十七毫米，相当于解放后历年平均年降雨量的百分之六十。

## 二、三次特大洪灾造成的严重损失

由于在一个月內连续遭受特大暴雨袭击，同时最大降雨区又出现在全县主要河流（九洲江、榕江、米马河）的发源地。因此，从县城到农村，从沿河两岸到边远山区，从农业到工业和其他行业，都遭到洪水的袭击和危害。全县十一个公社（镇），一百五十四个大队都受了灾，受灾生产队达到四千四百二十五个，占全县总队数的百分之九十五。加上这三次特大洪灾都出现在夏收夏种大忙季节，所以造成的损失特别严重。据统计核实，三次大洪灾造成的主要损失是：

人畜伤亡。全县因灾死亡十人，其中洪水冲走二人，崩房压死五人，雷击死一人，触电死一人，房屋被淹惊死一人；受伤二十五人；压死耕牛、生猪大牲畜三十六头。

房屋崩塌。全县崩塌房屋的社员有六千五百九十四户，三万七千六百七十人，其中全崩户二百六十一户，一千四百二十六人。三次水灾共崩房一万七千二百七十一间，其中集体正

屋三千一百六十间，副屋二千八百三十六间；社员正屋五千一百零一间，副屋六千一百七十四间。崩屋较多的是地处九洲江沿岸的良田、大桥、乌石、温泉四个公社和沙坡、清湖公社。其中良田公社崩四千零一十六间，大桥公社崩三千六百六十二间，乌石公社崩二千三百七十六间。沙坡、温泉、清湖崩房也在千间以上。

稻谷减产。三次洪灾，全县受淹早稻一十三万多亩，成灾面积九万四千一百九十四亩，其中失收面积二万一千四百五十亩，严重失收的二万四千一百二十五亩。早稻减产稻谷二千八百一十二万斤，收回仓库被洪水冲走、压坏集体和社员稻谷一百一十八万多斤，霉坏和发芽稻谷二千四百多万斤。冲坏晚稻秧一万二千三百多亩，需重新补播，因而减少了良种种植面积，错过了季节。洪水冲毁农田未能恢复，播秧面积比上年同期减少三万多亩。晚稻减产六千五百六十八万斤，全年共减产九千三百八十万斤。经济作物受灾一万零八百二十七亩，冲崩冲坏鱼塘一千四百一十一口，损失一百一十五万多元。

冲坏水利设施和农田。在三次水灾中，全县水利设施受到严重破坏，计冲崩山塘二百五十二口，大小陂坝二千四百五十五座，渠道四千二百六十八条，河堤五千三百九十八处，渡槽十一条，围堤五条。小（一）型以上的埕冲、马兰径、张胡坑、陆透、清湖、文龙、暗地、佳塘等水库，坝首主体工程遭到破坏，渗漏严重，成为危险工程。全县冲毁农田一万九千三百七十二亩。清湖公社的塘寨、三水和乌石公社的王沙等三个大队，因山崩冲毁的农田，都占水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以上。

冲坏公路、桥梁。全县共冲坏大小桥梁三百八十七座，其中公路桥梁二十九座，长一千五百五十八点五米，冲毁公路路面二十四点六公里，六万四千八百平方米，冲塌路基六千一百三十四平方米，边坡塌方一万七千五百多平方米，冲垮护墙三百一十六平方米，冲垮及冲空桥梁面、墩基础五处，长四百一十九米。良田圩通往火车站的九洲江公路大桥和水轮泵坝，冲垮坝基、墩基，桥梁倒塌，桥、坝损失五十多万元。

冲走、压坏生产生活资料。据不完全统计，冲走尿素化肥五百二十九吨，农药二十吨，大件的生产工具和衣车、单车等生活用具一万四千二百多件。

部份工矿企业、学校因灾停产停课。这三次特大洪水不仅农村遭受重大损失，而且工矿企业和学校也受损失。全县工矿企业崩塌房屋、损坏机器和物资等损失达到四十一万元，有十一个单位停产，减少产值五十五万元。全县中小学校崩房屋七百一十一间，二万五千七百七十一平方米，其中教室一百六十四间，一万四千四百八十平方米，压坏课桌椅七百一十九套，还造成危房二百六十五间，有的小学被迫停课或露天上课。国营陆川王沙林场，崩山面积三千五百多亩，损失木材一万七千多立方米。

### 三、奋起救灾，重建家园

特大水灾出现后，县、社党委和政府十分重视。六月二十九日中午，当得知大桥公社大垌大队刘屋队和良田公社良田大队34队以及文

官大队高车队的群众被洪水围困时，县即派出两名副县长带领工作队前往解救，但到了长河大队龙塘铺时，该段公路水淹受阻，即从铁路步行到大垌大队组织抢救。良田公社党委、政府在与县的电话联系中断、交通受阻的情况下，公社党委和政府领导亲自带领工作队到文官抢救受围困的群众，但到了官海村屋背山时，见到官海垌水高浪急，无法前往34队和高车队，时近傍晚，工作组只好用高音喇叭通知受围群众：党委、政府正在组织抢救。这给群众壮了胆，坚定了他们与洪水作顽强斗争的精神，保证了人员的安全。灾情出现后，县、社党委和政府又及时组织了数百名救灾工作队，深入灾区慰问，组织群众开展救灾斗争，采取措施，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十多天时间，就修复山塘一百九十六口，陂坝一千二百多座，渠道一千六百多处，河坝二千一百多处，修复农田七千七百多亩，修建临时屋、棚九百零五间，暂时解决了无家可归队员的食宿问题和重灾队的仓库、牛栏问题，使灾区农业生产得以顺利进行。

陆川县三次水灾出现后，得到上级党委和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的十分关切和支持，发来了慰问电，派来了领导同志，慰问灾区人民，指导救灾工作，并及时拨来了救灾款物，使救灾工作得以顺利展开。玉林地委、行署于六月二十九日夜，派出了分管农业的副书记林挺柱同志，连夜赶到陆川，参与救灾战斗。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水电厅厅长甘苦随同国务院水电部副部长刘兆伦和牛总工程师一起到来检查指导救灾工作。国务院民政部七十高龄的黄国柱副部长在自治区民政厅领导的陪同下，来陆川深入到乌石吹塘、王沙等大队慰问受灾群众，检查灾情，指导救灾，给受灾群众以极大鼓舞。在整个救灾期间，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共拨来了生活救济款八十六万元，生产救灾款十万元，修复水利投资三百六十万元，救灾木材一千二百一十立方米，水泥二千五百吨，钢材一百吨，化肥二千四百吨，同意核减征购任务六百四十五万斤，征购退库七百八十三万斤，统销粮七百九十三万斤。交通、教育部门也分别拨来了数十万元的救灾款，修复公

路、桥梁和校舍。

在上級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帮助下，陆川县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带领全县人民奋起救灾。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洪水毁坏的水利设施和农田基本得到修复，农林生产得到恢复，八二年早晚两造获得大增产，全年粮食总产达到五亿一千三百多万斤，比受灾前的最高年产还增产六千三百多万斤；社员生活得到了妥善安排，崩塌的民房基本得到修复或新建，全县出现了“灾重人心定”的局面。

（作者现任县政协主席）

## 解放战争中的陆川妇女

陈维拉

解放战争时期，陆川很多妇女在共产党的宣传教育下，毅然走出家门，投身革命，驰骋沙场，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这个时期，我在中共陆川县委组织部工作。除了参与组织部门的工作外，主要负责妇女运动。现将记忆所及，作粗略的叙述。

## 一、妇女干部的分布概况

一九四五年，桂东南起义失败后，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县委组织不复存在。一九四七年底，为开展武装斗争，重新建立了中共陆川县工作委员会的领导机构。林克武同志任县委书记。一九四八年，林克武同志任粤桂南边区地委常委和负责宣传部工作，并兼任陆川县委书记。县委委员有：谢应昌、蔡道彰、袁达雄、徐为楷、严敬义等同志。一九四八年夏秋之间，陆川县委会议决议，成立东岳、西岳、南岳、北岳，和中岳（实即东南西北中五个区）党总支，进一步发动群众，开辟新区，巩固发展游击根据地。县委指示各级党组织必须重视妇女工作，注意吸收一些对共产党有一定认识，有一定阶级觉悟，比较坚强的妇女参加革命工作。根据这一决定，除了动员原有党员参加武装斗争外，还逐步动员了一批女同志参加

到武装斗争为中心的各条战线上来。有的参加了游击队、武工队；有的分配在交通站工作；有的在部队当卫生员；有的还深入到敌人心腹里去搞情报工作等等。回忆起来，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脱产转为秘密工作的女干部，全县大约有九十余人。她们分布的情况大体如下：

在县委会工作的有陈维拉等同志；在县城中区的有何淑良、谭西林、宁若松、何炎青、吕镜萱、钟丽春、林定一、吕春飞、吕瑞荣等同志；在龙河地区的有李瑞文、范文杰、李姚春、范艾平、周端明、周鲁孟、范顺容、周克萱、范伟超、林耀清、陈忠等同志；在安东地区的有谢艾琪、刘泽玲、范伟辉、陈亚姐等同志；在乌石地区的有李特、李琼、温震君、李克芳、陈润英等同志；在塘域地区的有罗永娟、温曼琳、李世英、罗丽珍等同志；在良田滩面的有范炎勉、何四济、李健营、李伟玲等同志；在沙坡的有钟惠清、李容光等同志；在低阳的有黎辉同志；在部队当卫生员的有谢贵英、吕惠均等同志。此外，从广东东江纵队